



◆黃一山分享近期的爆款原創視頻。



◆黃一山近期和「石榴姐」苑瓊丹一起拍視頻互動節目。受訪者供圖

黃

「金牌配角」移居廣州成「自媒體玩家」

一山有捨有得行先一步



「明星的盡頭是直播帶貨」，一句話調侃了娛圈當下明星藝人的現狀。頂着「周星馳御用配角」行走中國內地片場，老戲骨黃一山移居廣州19年，在地生活感受、細節都已轉化為社交平台的「流量密碼」，儼然修煉成色十足的社交平台玩法「十級學者」。近年，許多藝人老友紛紛北上，拍戲或做直播前，都喜歡向他取經、互動。只因早在2003年，他就想明白了一件事：有捨有得，行先一步。

◆採、攝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若璋 廣州報道

「資深自媒體玩家」這個美譽給到黃一山，他也能穩穩接住。玩平台，做博主會有一個職業病，一看到爆款就倍感興趣。近期，原本一條平平無奇的日常分享，意外成為爆款。黃一山談興大增：意外的爆款，一定是擊中了某些共同的起伏情緒。就拿《捨得》這一條兩分鐘的近期爆款短片來說，形式、模式都很簡單。在自家陽台，自拍自話。製作模式上沒有任何講究，那必定是內容取勝。

視頻故事的起因是，一位香港演員朋友打電話給黃一山訴苦，靠著吃「殺種」度日，且又面臨所剩無幾的窘境。後續該如何是好？黃一山非常老練地給出自己的熱心建議：移居內地也是一種明智的紓壓方式。

拍片講述香港經典影視故事

一個較為直觀的生活成本賬單：拿出在港每月的社區管理費，即可到大灣區廣東一些城市租個好房子。當然，對於身陷供樓危機的中年老友，他也都直接勸說，卸下香港的供樓重擔，到灣區其他城市置業安居，為人生的後半程創造一個輕鬆愉悅的環境。

疫情以來，黃一山接收到許多來自香港老友的訴苦、吐槽或者討教。作為移居廣州的「先行者」，當下的小日子談不上多富足，至少相對滋潤是可以拍着胸脯承認的。他近期的這個爆款視頻《捨得》，實則就是一條純口播「安利帖」：鼓勵香港老友做取捨，到大灣區其他城市享受生活，把小日子過得更多姿多彩。

今年以來，黃一山「演員」的劇組生活減少了不少，留過過家生活的時間多了起來，他也閒不住。以前各處忙着拍戲，做自媒體內容拍攝需要在回廣州時，見縫插針去完成。這半年，他隔三岔五定期和自己的新媒體同事一起商討選題拍攝計劃。

在海珠區客村有一個他的拍攝小基地，黃一山的眾多經典角色成為最吸睛的背景板。一般在這拍片，主要都是錄製「一山說」。這個欄目，可以理解為講述香港經典影視劇背後的故事。

「為何我可以來講？」黃一山直指，並不是每一個香港藝人都有資格。故事要講成引人入勝的系列，除了口才好，更要有貨真價實的料。黃一山自認優勢明顯。事實證明，正是好故事配上好口才，讓他憑藉這個系列很快成為百萬級內容的博主。

截稿前，記者特意跑去刷了刷，閱讀播放量超1.9億次。

公共交通出行 享受被追星

抖音吸粉182萬，並不讓黃一山滿意。他坦言，現在他屬於全平台玩家，不去和某一個平台做深度綁定的考量，

也是經過了一番深入的分析比較。在黃一山看來，藉助平台連接年輕群體，讓更多劇本找上門，比平台本身更吸引他。況且，相對自由地選擇不同平台發布內容，雖在一定程度上損失了官方扶持，但也給自己爭取了更多自主的空間。

很顯然，他的選擇是對的。疫情以來，戲約受行業大環境所迫減少了，但被年輕粉絲指認的次數卻多了。

在廣州生活的這些年，黃一山喜歡利用公共交通出行。在非高峰期坐村巴、轉乘地鐵，出行時刻表都掌握得相對詳盡。

「時間預估得到嘛。」採訪當日，黃一山比預計時間晚到6分鐘左右。隨後他抱歉解釋說，家附近新開的地鐵線路，比往日的地鐵轉車線路，看似乘坐站點變少，實際換乘所費時間更多。

坐地鐵，在黃一山看來也是觀察社會形形色色的絕佳場地。慣常都說，演員需要生活貼地感，要接地氣，其實無需太刻意，只需要改變一下出行方式就能有所感受和觀察。比如，車廂裏各式出行的乘客，是手持橫屏還是豎屏多，這些也都是各平台受眾覆蓋的一個體現。

言畢，黃一山笑說，流量藝人出行可能有困擾。但作為大綠葉演員，偶爾幾次被追星現場也都很有趣。「他是細龜」、「他是黃一山吧。」戴着口罩、帽子還能被指認，黃一山心裏還是會悄悄樂一會。

幾度回首，移居廣州這個動作，發生在2003年非典之後。當年搬到廣州的契機，黃一山說，其實和現在的大環境也有點相似。

彼時的香港，百業蕭條，影視娛樂行業亦冷過凍水。在港沒有戲拍，飯還是要吃，生活壓力可想而知。對比熟悉一點的廣州，當時300元（人民幣）每呎的房價，就有花園洋房可以住。「和太太這麼一合計，就搬上來了。」

黃一山是個講究實際的人，他需要為妻兒賺得一份好生活。因此與其苦捱，倒不如自找出路。

「好快是廣州，好慢是羊城。」眨眨眼就在廣州生活了近20年，城市毫無疑問是可以塑造人的。相比在港，廣州生活成本沒有太多壓力之外，連接內地穩紮打拍戲、產出也都是值得慶幸的事情。

正如有網友評論所說：「細龜好後生，一看就是生活無憂。」對此黃一山笑稱，煩惱憂愁都是各家難唸的經，但開心也是靠很多個選擇所結成的果。人過中年，臨近花甲，何不多少點享受美好生活？黃一山也是如此勸說身邊的老友試着搬一搬、動一動，同時也總都補充一句：有捨有得，不捨哪有新的得？



◆黃一山分享移居廣州的生活。



◆黃一山在欄目中講述香港經典影視背後的故事。視頻截圖



◆黃一山在視頻《捨得》中鼓勵香港老友做取捨。視頻截圖

「偏不」跟直播帶貨潮流 算過一筆賬 演戲最划算

港樂成為社交平台的自帶流量的熱詞，大灣區哥哥、姐姐集體玩轉內地視頻社交平台。每一種娛樂的風向都在告訴大家，港風又成了一陣旋風。風向轉變時，就需要有所察覺。這是黃一山做自媒體之後的一種職業病或者說自覺能力，抖抖音、商業站台是他近期的工作重心。

每一個第一次接觸黃一山的人都會好奇，有了粉絲，會攻略各個平台的「流量密碼」，但為何不做帶貨直播呢？

在黃一山心裏有一個大於、小於的公式，排序如下：演員>網紅>帶貨紅人。30多年做演員，雖然沒有享受過「明星」的待遇，但一路做演員賺下的口碑，他十分珍視。

回到溫食層面，黃一山坦承，沒有人會拒絕更多金錢。他又掏心窩地說起自己的小算盤：做直播帶貨，自己這個量級最終能賺到多少？這個數目算了一個大概之後，主業拍戲才是最划算的事情。雖然現在都在調侃說：明星、藝人、演員的盡頭是直播帶貨。潮流之中，黃一山就想要一個「偏不」。雖然自己不到明星的位置，但演員做了30多年，愛惜觀眾眼中的好羽毛，還是基本的行為準則。

「如果觀眾成了你的顧客，他就能夠貨比三家、挑三揀四，甚至給你差評。」倒也不

是要追求清高，黃一山說，但想一想演員的修養是什麼呢？還是要尊重螢幕渠道帶來的公共人物影響力。

「要看我的戲劇張力，一定要看電視或者網絡大電影。」黃一山並不想在直播間，用盡自己的戲劇張力。

不拍戲，在廣州居家生活的一天又是怎麼樣？黃一山說，肯定先從簡單的營養早餐開始。對自己的身材、皮膚管理從未放鬆。生活需要自律，源於最基本的自我要求：「不敢想像發福腫了的我，還在台前幕前拍搖過市。」他說，至少要自己看得過眼，也起碼能對得起戲迷。

將經典創新是綠葉的修煉

「那你自覺演技還在不斷精進嗎？」面對記者這樣一個認真又嚴肅的提問，黃一山回以「當然」二字。他分享說，日常居家，最大最多的消遣就是看劇、看電影，「也會回看很多經典影視劇，包括周星馳的電影。」他坦言，如今再看電影，好難再有單純地看個故事的消磨時間的感覺，更多的是會帶入一些思考、觀察，帶點研究的意思。

當年的無厘頭，今人接收的點肯定都有了變化。沒變的那些經典「笑料」還能如何繼續創新，這都是一個綠葉演員的自我修煉。



◆在片場工作的黃一山。受訪者供圖



◆黃一山和一班演員老友拍攝互動。受訪者供圖

以做演員的初心細細慢唱

做演員的一個福利，除了跟着角色體驗不同人生之外，跟着劇組踏足大江南北也是實實在在的獲得感。還沒搬到廣州生活時，早在上世紀九十年代，黃一山就開始深入內地省市拍戲。

認真回想起來，自己第一個合拍片劇組應該是在1991年的福建福州。依稀記得，當時住招待所，每天都能準時收工。招待所的環境，就是一張簡單的床，洗澡要去公共澡堂。入夜，到點停電，所以也劇組準時收工。

回憶有時候也很意猶未盡。黃一山說，作為綠葉、配角，後續在內地的一些片場也享受到了內地影視行業的蓬勃、興盛發展。就拿過去五六年的劇組生活和福利來說，除了安排星級酒店、往返飛行，其間也都有機票報銷回家探親的福利。有的劇組，還會有名額給家屬陪組的福利。

「享受過行業高光時期的好待遇。」黃一山感嘆道，2003年前後，內地劇組使用的還是比較簡單的設備，「千萬票房」（人民幣，下

同）顯得遙不可及。但後來短短幾年時間，頂級設備、本土培育的主創人才，動輒幾億元、十幾億元甚至幾十億元的大製作，數字每天都在刷新，一度也覺得行業發展過於狂熱。但，至少大家都進步了，行業也確實有了很多內地本土經驗和模式。再進一步分享，如何從一開始的劇組不適應到完全融入？黃一山笑言，這個問題曾花了不少功夫做研究。最終自己發現了內地劇組和香港拍戲的差異：內地的表演更喜歡依靠語言表達，並且在兩個演員對台詞之間會有一個停頓，強調反應的過程。而香港更喜歡依靠面部表情、肢體語言傳遞信息，對白之間沒有空隙，節奏更快。

洞悉到了差異之後，調整不是一件難事。疫情讓不少劇組停工、擱淺，演員之外，黃一山最近又萌生了唱歌的興趣。已商談購買《千闕歌》的版權，近期正在錄製當中。

帶着自己的情感去細細慢唱，黃一山說，唱歌不是野心，更多是做演員的初心：體驗多一點，發展多一點，感受多一點，拿捏準一點。



◆黃一山喜歡和老友分享廣州的滋潤小日子。